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 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卷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

子 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節畧卷一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也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發語 謂曰字與 粵越通用稽考也言

其事古之帝堯 曰放勳 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 欽明文

安安 欽敬也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及也 四表 四外也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明大

至也 上天下地也 九族 既睦 平章百姓 既已也 睦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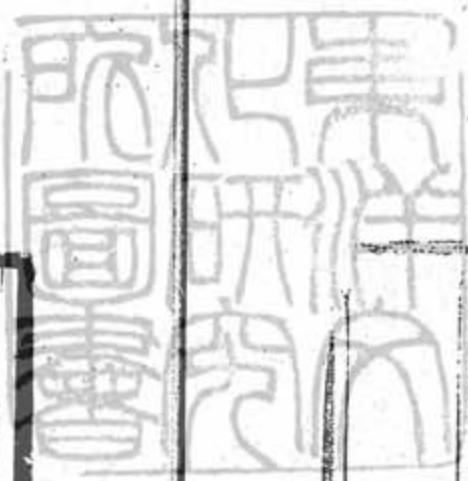
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協之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化也 時是也 雍和也 變

又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
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
諸福百物萬不畢至皆是此理

大學衍義節略卷五



大學衍義節略卷六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格物致知之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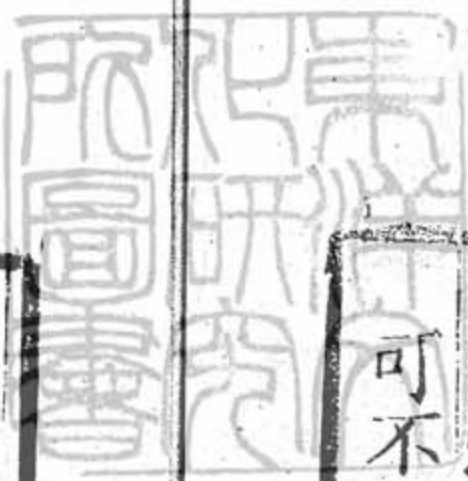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真德秀曰孟子七篇以仁義爲首此造端託始之
深意也程頤有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

有功於聖門矣梁惠一章臣已著之義利篇故不
悉錄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
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直德秀曰孟子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
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
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
可不畏哉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億十萬也上帝既

命侯于周服言為周之諸侯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

敏裸將于京膚美也敏速也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

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真德秀曰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為

周之諸侯以殷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

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

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孫子其數以十萬計

可謂衆矣而不能存商者以周之仁雖衆無所用

也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歎
當時之不然也前後三章而三取喻曰惡濕而居
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熱而不以濯也其警世主
也深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壙
野故為淵鰍魚者獺者獺食魚為叢鵙雀者鷓也鷓
類擊鳥雀為湯武鵙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者則諸侯皆為之鵙矣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真德秀曰此章之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
二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父母於子心誠求之所欲者無不與
所惡者無不去君之於民何獨不然當戰國時禽
獸其民往往施之以所惡故孟子激切而言之夫
仁者豈有心於天下之歸已哉水就下獸走壙理
之自然非有為而為之也故張栻有言循天理而
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者三王之所以王也
假是道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鵙者

也隋為唐啟者也為人上者其可不鑒于茲

異端學術之差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專治也如攻金攻木之攻

真德秀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此言必有為而發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

統也仲舒蓋借此而言以明天下道術當統于一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

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真德秀曰此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為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為縱橫之學者也鞅

之相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而襲破其師刀鋸斧鉞之刑橫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其慘覈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舌捭闔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徼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晁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闇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沒溺於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昌言排之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詎

不信然惜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寘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橫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

威王宣王

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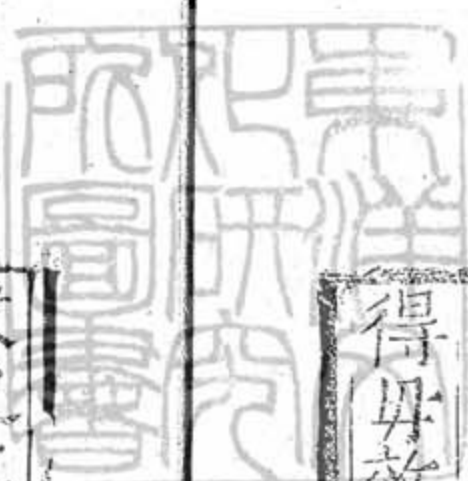
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
遂登會稽並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
到沙丘崩

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
上上尊之少君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善為巧發
奇中言上祠竈皆可致物物謂鬼物而丹沙可以為黃金
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
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
士入海求蓬萊而事化丹砂諸藥為黃金矣久之少
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燕



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僊事矣明年齊人少翁以方
見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容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
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又於
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
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
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
謂所書事迹於是誅文成隱之其後又作栢梁銅柱承露
僊人掌之屬樂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
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多
方略敢為大言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

得僊人可致迺拜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衛
 長公主妻之大見數月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
 莫不益擊益與扼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齊人公
 孫卿又言黃帝鑄鼎荆山成有龍垂胡顙下迎黃帝
 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
 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五利使不敢入海而之泰
 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
 盡多不離不離無驗也上迺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
 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
 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



求之其道非寬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迺
 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
 幸矣後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䟽言神
 怪音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仙者數千
 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太山名封泰山無風雨而方
 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
 復東至海上望焉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公
 孫卿言仙人可見上往常處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
 館如緱氏城依其制度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仙人
 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名二館甘泉作益

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迺作通天臺置
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後五年一祠泰山十三
歲徧於五嶽四瀆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
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爲解天子羈縻不絕幾遇
其真幾與同太始四年上耕于鉅鹿還幸泰山脩封禪
祀明堂見羣臣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
勞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
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
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
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

天下豈有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真德秀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
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
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
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
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
始萌乃知平日所爲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爲妖妄
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虛耕矣乃始
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
終不悟云

臣廉嘗考

本朝學士宋濂對

太祖高皇帝大學衍義中所載黃老之問因及漢武嗜神僊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人君能以義理養心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以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高皇帝聞下悅之濂可謂隨事裨補而

高皇帝察納雅言一至此哉

初明帝

顯宗也

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

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闡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真德秀曰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

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寢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崔浩魏大上書證明其事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

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天下

寇謙之奏作靜輪官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可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爲功差易魏主不從未幾崔浩以事坐誅魏主壽亦爲其臣所弒

真德秀曰魏燾夷狄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怵於一道

士之言以詭妄爲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
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
丈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像然
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粲然辭旨深
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爲其
能書耶至於信謙之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爲
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
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
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
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

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跡盈
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
或聆其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
是哉臣謂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
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
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
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
不必崇儀物不必侈凜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
聆音旨睹儀觀受符契而游衍出王無非與神明

周旋者矣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靜大捨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乃還內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

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

亂而止

明年侯景舉河南來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饑殍

真德秀曰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

甚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爲佛之厮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膠民膏血以營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麩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爲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之恐其裁翦有乖仁恕也臣下雖謀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况不

可求邪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危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弊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爲真學佛者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而帝也既以篡弒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屠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

鳥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鱉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武帝太子統時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爲子及統生正德還本封西豐使意怏怏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德首爲內應導之以犯關又與景約克城之日毋得全兩宮兩官謂帝及太子若綸若繹或搃雄師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侯景不時遣援致方且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

景陷都城

行卷之六

惡武陵王紀與繹相攻繹殺紀又攻河東王譽於相州攻岳陽王譽於襄陽譽皆相東之姪也其後譽引魏兵殺繹於江陵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埽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為師而不雜以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臣廉竊謂佛如有靈則同泰寺浮圖必不災既災矣不以為佛之不靈而歸之魔盛魔盛之說荒幻不可曉大抵為佛解嘲耳昔程頤門人守官泗州州城火使人拜僧伽像以避之頤謂何

不置之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即滅使天下人尊敬可也然則同泰浮圖之災正足以解天下之惑顧曰魔盛以惑天下梁武其甘於佞佛而得罪於名教哉唐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



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作不長
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在
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
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
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
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
之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
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禍本上大怒將加極
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

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真德秀曰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
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爲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
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
天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
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舉曾未
暮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邪臣故併之以爲
人主溺意仙佛者之戒

臣廉竊謂真德秀此篇論異端學術之差其中
所引如楊墨老佛神僊方術讖緯清談雖歷言

之而猶有未盡也董仲舒曰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勿復使進范祖禹謂異端非聖人
之道而別爲一端凡若此者豈可一二數哉它
而刑名而縱橫而百家衆技皆是也惟楊墨老
佛乃異端之大者耳噫聖人之道原於天命之
性乃天生出來而造端乎上古繼天立極之聖
神彼異端者既非天生出來而上古聖神之時
又皆無之其不足信尚此必然而無疑者

愈又嘗著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
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



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爲民者四士
工今之爲民者六四民之外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
六又有釋老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
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
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
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
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
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又曰夫所謂
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

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

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真德秀曰韓愈之書深排釋老可謂有功於衛道者故剟其略著于篇然愈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至于孟子没而不得其傳者亦言其槩耳而所以相傳者則未之詳也然則所以相傳者果何道邪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正則彼異端之失可不辯而明矣然此數者之中曰中曰仁曰誠皆道之全體是

三者果一乎果二乎臣嘗論之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所偏倚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不蔽於私欲也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不雜以偽妄也雖所從言者不同而其道則一而已爾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彼高而溺於空虛卑而陷於功利者焉有所謂中慘覈刻薄者焉有所謂仁欺詭譎誕者焉有所謂誠以此揆彼所謂夷夏之分霄壤之隔也人主於二者之辨其不可不明也哉

臣廉竊謂程顥兄弟嘗舉韓愈言孟軻死不得其傳此語非蹈襲前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至真德秀言堯舜禹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誠之中孟子之仁義皆所謂相傳之道以此觀之則愈之所言在是矣薛瑄謂孟子言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道即仁義禮智之道也程子明道者明是道也伊川言學者於道不知所向所至亦此道也道即朱子所謂天理民彝性是也性外無道道外無性千古聖賢所知所

傳者豈外於是哉以此觀之則相傳之道一性
字足以該之矣然則曰中曰仁曰誠以至仁義
忠恕又豈出於一性之外哉噫天下無性外之
物而性無不在是理也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
之盡其大而無餘嘿而觀之可也

大學衍義節略卷六

大學衍義節略卷七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

齊宣王齊國名宣謚也諸侯僭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齊桓公名

公名重耳皆春秋時霸者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王謂行王者之道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禦也

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

